

战地日记 与 父亲

「新加坡」尤
今
编著

卷外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战地日记 与 父亲

「新加坡」尤
今
编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日记与父亲 / (新加坡) 尤今编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8-0518-8

I. ①战… II. ①尤… III. ①谭显炎—传记
IV. ①K833.3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189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 字数: 185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缘起

父亲和136部队

1942年2月，日本蹂躏的魔掌伸向了新加坡。在新加坡沦陷前，林谋盛和庄惠泉等一批活跃的抗日分子迅速撤离新加坡，他们在新加坡河渡口上船，一波三折地抵达了印度。

当时，由新加坡撤退至印度的英国军官巴素·古费洛上校（Basil Goodfellow）、戴维斯上尉（John Davis）与布伦上尉（Richard Broome）正计划筹组一支特别部队前往马来亚，从事敌后反抗的秘密活动。他们认为要在马来亚登陆后潜入森林，欧洲人由于肤色的问题，一旦露面便危险地“露馅”了，所以，这项探刺敌后情报的重大任务，必须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华人参加。他们在印度与林谋盛密谈之下，发现大家对策划反攻马来亚的计划都有着强烈的共识。

在多方奔波与沟通之下，1943年1月，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终于在重庆签署了协定，共同组织136部队，总部就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总负责人是巴素·古费洛，顾问是戴维斯与布伦，马来亚区正副区长则由林谋盛和庄惠泉分别担任。

双方的协议是：中国政府（国民党）指派人员前往印度接受军事训练，之后，潜入马来亚从事敌后秘密活动；英国政府则提供经费，负责调派、运送、指挥、部署等等事宜。

136 部队分别在德里、本那、加尔各答及锡兰海军基地等处进行严峻的训练。第一批十余人，由林谋盛率领，飞赴加尔各答，然后改乘火车到本那接受训练。

训练的内容，以现代游击战术中的“黑色技艺”（Black Arts）为主，包括各种武器的正确射击与使用，还有，各类偷袭与破坏的方式等等。受训期由半年至八个月不等。

艰辛、艰苦、艰难已极的训练过程结束后，队员便被送往加尔各答，等候调派以潜入马来亚从事秘密活动。

136 部队人员，以“龙”为徽号，第一批受训者称为“龙一”，第二批受训者称为“龙二”，以此类推，总共六批。

由 1943 年 5 月至 1945 年 6 月，龙队成员分成多次，乘坐潜水艇，潜入马来亚从事敌后工作，总数 40 余人。

父亲谭显炎于 1918 年出生于怡保，成长于怡保。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疯狂大侵略后，这位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筹赈会的义务筹款活动。22 岁那年，他结识了一名来自中国的罗姓朋友。罗先生到各地去举办时事展览会，展出大量日本入侵中国后滥杀无辜的照片，那种令人发指的兽行、那种人神共愤的残忍，使父亲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活动，他于 1940 年飞赴重庆接受军训，立志拿起枪杆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加入了 136 部队后，父亲谭显炎是“龙一”的成员，也是第

一批潜返马来亚从事敌后抗日工作的人。

戴维斯在《攻不破的山林城堡》一文里，提及挑选第一批136部队特工人员在1943年5月11日潜返马来半岛时，如是写道：

“我们决定派出一支六人队伍，分成三条小船南下，每条船两个人，总共需要五名华人和一名欧籍人。我和布伦及林谋盛共同挑选最优秀的五个人。当时，我们挑选了亚韩（谭显炎）、亚清（李汉光）、亚吴（吴在新）、亚英（龙朝英）这四个华人，另外一名是加尔各答的海员，名叫亚彪。这支队伍就这样组成了。”

关于136部队所负的特殊任务，戴维斯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有很清楚的阐述：

“136部队在马来亚的任务，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开始时，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敌后进行破坏，所以，训练都集中在这一方面，随处都有炸药供练习之用。后来，马来亚沦陷了，再也没有情报来自该地，因而收集情报便成了首要之务；不论情报是来自特别行动部署组、秘密谍报组或是其他出处，都是非常珍贵的；而当我们潜入马来亚时，最为迫切的，就是设法去了解马来亚的实况。等我们同印度方面联络上以后，136部队的着重点就从谍报工作转变成抵抗日军和对日作战了。”

更明确地说，136部队受训人员共分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他们的任务包括了收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再利用无线电把情报传回给印度的联军总部；此外，他们的任务也包括了与活动于马来亚森林里的人民抗日军携

手合作，给他们提供军火、医药、粮食等等，为日后的反攻做好一切部署工作。

由许云樵教授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其中一篇《新马华人的敌后反抗》里，有以下一段文字：

“136 部队所遣派来马来亚的人员虽为数不多，但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优秀分子，智勇兼备，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加强军火配备，增进物资供应，训练作战技术，沟通各方情报，使游击队充分发挥其制敌效果，先使敌士气崩溃，俾正规军登陆反攻，收事半功倍之效。”

父亲谭显炎在马来亚形势险峻的美罗山上渡过了出生入死的两年零三个月，死神时刻在觊觎，但他每天都坚持了写日记的习惯。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这份由父亲谭显炎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因此得以流传至今。

目 录

缘起 父亲和 136 部队	1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	1
父亲的战后岁月	139
第一章 母亲的故事	141
第二章 一见钟情	156
第三章 开采锡矿	161
第四章 文字生涯	170
第五章 葡萄美酒	177
第六章 斩首惊魂	188
第七章 我的爷爷	196
第八章 建筑行业	206
第九章 文学的导师	213
第十章 家庭教育	223

第十一章	决心是一把宝剑	235
第十二章	炊烟里的父爱	242
第十三章	“双自”哲学	250
第十四章	伤逝	264
后 记		273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



回忆录撰写者谭显炎

引 言

日本对东南亚展开惨无人道的侵略后，激起了强烈的抗日情绪，我和许多同仇敌忾的热血青年都希望能拿起枪杆子，和残暴无仁的侵略者决一死战。

1940年，我毅然飞赴中国大后方重庆，接受重庆军校极为严峻的军事训练，为期两年。

重庆军训结束后，我辗转到过几个不同的战区作战；危机重重而又无比艰苦的军旅生涯，就此开始。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是我身为136部队队员，在马来亚从事敌后谍报工作的真实记录。

1. 由重庆到印度

日军发动南侵翌年的春天，我们一行十余人，在林谋盛少将的率领下，由中国重庆飞往印度，和英国政府合作，组织抗日队伍，展开马来亚敌后谍报工作。

我们隶属于东南亚联军总部 136 部队。

抵达加尔各答机场时，迎候我们的是戴维斯（John Davis）和布伦（Richard Broome）两位英国军官。他们两人都操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因此，在沟通上有极大便利，双方感情也得以迅速跨越种族的鸿沟而建立在共同作战的目标上。

在加尔各答略略逗留后，我们便匆匆赶往离印度圣雄甘地出生地布纳不远的训练营——狮子山。那是一座很荒凉的秃头山，海拔数千尺，人烟罕见，草木不生。白天气候燥热，入夜却寒冷异常。

我们在此开始了紧张的受训生涯，专注而贪婪地吸收盟军灌输给我们的特殊战斗技术；不分昼夜，爆炸和枪声震撼了整座山城。我们爬山越岭，不管是星夜或是雨天，毫不间歇地进行着种种实际的演习：我们爆破了铁路和桥梁、毁坏了交通工具；有时，潜入海底，用磁性炸弹爆沉了船只。我们运用了截击和偷袭的游击战术，利用黑夜行军，步行到十数里外的兵营去捣乱，恣意地破坏一切；有时又乘船远至偏僻地带，凭借地图和指南针，潜入

谭显炎为了抗敌而练成百发百中的枪法



在荒凉酷寒的狮子山接受严峻的军事训练



指定的地区，进行打听军情的特务活动，更潜入孟买等大城市，刺探情报和从事秘密传递等危险任务。我们一方面实习杀人放火等等残忍伎俩，另一方面，又得扮演社交场合中彬彬有礼的绅士，是君子亦是贼，千变万化，随机应变。我们日日辛劳，常常彻夜无眠，疯狂地学习种种为完成任务所必备的技术。

我们由山上迁移到海滨，在惊涛骇浪中练习怎样驾驭帆船和运用双人的登陆橡胶艇，我们不怕风吹雨打，不知疲劳，终日与海水为伍，反复学习由潜水艇下海划舟登陆的技巧。初时，一不小心便让风浪把小舟弄沉，掉在海里的我们，不用说是尝够了海水咸涩的苦味。如果在风高月黑的晚上，海涛汹涌，常常吞没了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会身不由己地给滔天巨浪卷走，碰撞在岩石上，弄得头破血流，待被救起时，只剩下半条命了。如此反复地经过无数次艰苦的练习，我们终于能够在万丈波涛中控制住那叶小舟，横行无忌了。

艰苦的训练生涯告一段落，我们便静待出发的日子到来了。

几经商讨，部队拟定了缜密的登陆计划和活动步骤。

首批出发人员决定为李汉光、龙朝英、何标、吴在新，还有我。以戴维斯少将为首，他向大家宣布：万一他发生意外，联络中断，过渡时期，将由我代行他的职务。尽管知道这是一大重任，但是，身为军人，我并不推辞，毅然地承诺下来。

关于配备问题，的确令人大伤脑筋。我们考虑到种种实际的需要，又兼顾到在荆棘丛生的山野间行走的艰难，因而把应该携带的东西减了又减，但是，每一个行囊仍旧有五六十磅的重量，

包括不可缺少的粮食、医药品、衣服、被子，还有，一些烟土。武器方面，我们选择了士丁枪、左轮短枪和手榴弹，还有一粒毒丸。这颗毒丸，只要放进嘴里轻轻咬破，在短短数秒内便会毙命；那是准备万一不幸失手被擒，避免因受酷刑而泄露秘密的最后一着。我们全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接受这项重大使命的。

临别践行的那天，我们引吭高歌，放怀豪饮，大家誓言同生共死。那种壮烈激昂的气概、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情，的确撼动人心。

我们大家这种视死如归的气魄与壮志，真是无愧立足于天地间啊！

2. 潜水艇出动

1943年5月初，我们启程到锡兰岛哥伦布，住在潜水艇母舰上，我们凝视着停泊在母舰旁不远处那形状瘦长的潜水艇，思潮起伏。

这艘潜水艇，将运载我们横渡印度洋，潜入敌人后方，进行高度危险而又变幻莫测的活动。

现在，那些油垢满面的水手们，正哼着低沉的小调，洗刷着由于浸淹在咸水里而生锈了的舰面，呆呆蹲着的一尊四寸口径的钢炮和加了防水盖的机关枪，也一一被抹油检查，大家都忙碌地为远征做好准备工作。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我们六名战士，被分配住进潜水艇里。我们静悄悄地由扶梯爬进潜水艇，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恶浊的气息。我们被分配住在鱼雷室侧房，四枚肥大的鱼雷管，触目惊心，雄踞一方，它们是决定潜水艇战绩的“恐怖武器”，被慎而重之地看管着。

我们所睡的床铺，是叠架式的，狭小得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水手们日夜轮班工作，睡眠的时间轮流替换。由于床铺的数目只有实际人数的一半，因此，每一张床每个时刻都有人占据着，我们也只有勉为其难，设法去适应了。室内空气闷热，我们总是汗流浹背，非打赤膊不可。我们通常是赤着上身，穿条沙笼，挤在风扇旁吹风，勉强挨过那燥热不堪的时刻。

狭窄局促的潜水艇里，视线所及，全是形形色色的机件；两个人走动时，空间仅允许我们“擦肩而过”；吃饭时，只能紧紧地贴着饭桌，一旦站起来，便寸步难移。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渐渐地，大家都不由得变得有点烦躁、有点不安。

航行了四天后，已进入了敌人的势力范围。潜水艇白天必须潜入海底，以免遭敌方发现。在海底潜行时，除了微闻发动机的声音外，仿佛置身于死寂的静室中，这时，更觉溽暑逼人，只想呕吐。几天来，除了液体之外，什么都难以下咽。如果有人赌气硬要给自己塞点什么食物，东西一入口，便会大吐特吐；及后，只要看到油腻的食物，便会毛发直竖，大家全靠喝些鸡汁来维持体力。

潜行时，要大解小解，也是一桩苦事。事前事后，都要累累